

湖海文傳

第二函
第八冊

湖海文傳卷七十

青浦王 昶德甫輯

書後

書春秋繁露後

盧文弨

案此書之大旨在乎仁義仁義本乎陰陽陽居大夏而陰居大冬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又言陰陽不待時如天之殺生不待秋則董子之論固非倚于一偏者其重政教重人事所欲說在於說仁義而理之不然傳子與解經子與傳經不急之旨而以惑後進者君子之所甚惡也卽此可知其立言之本意矣我

皇上新考試詞臣取仲舒語以仁安人以義正我命臣編仰窺

聖德

聖治固已與天地同流與陰陽協撰矣而於是書猶有取爾
況在學者其曷可以不讀向者苦其脫爛乃今而快覩全書
尤爲深幸臣服習有年見其以天證人析理斷事實切於養
德養身之要而凡政治之原郊祀之典用人之方弭災之術
俱無所不備卽其正名辨制委曲詳盡亦始入學者所必當
研究也謹就二三學人覆加考覈合資雕版用廣其傳冀無
負朝廷昌明正學嘉惠士林之至意至書中如考功爵國
等篇尙有不可強通者在以詒夫好學深思之士或能明其
說焉

書子華子後

盧文弨

舊相傳以爲晉人程本所爲書名程子後更題爲子華子凡

十篇謂其人卽孔子傾蓋與語終日者也劉子政校其書而悲其不遇宋人黃東發乃謂是豈有遇世之正學哉余謂黃氏於其書蓋未嘗觀其深也故其所取者特辨黃帝無鼎成上升之事耳此則應仲遠王仲任輩皆能知之而辨之何足以重子華子余獨取有道之世因而不爲責而不詔二語非深知治天下之大體者焉能作斯語哉因而不爲故在上無妄作之患責而不詔故在下無阿意之弊所欲與聚之所惡與去之因而不爲也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愼惟有司之牧夫責而不詔也君相之大道備於斯矣是人也爲政其庶幾成王道也歟劉向悲其不遇是也而黃氏謂其不然其所見之淺深固不同哉若其文辭之蔚然可觀抑末也是書無他本可校余以意定正數字且疑最後二章類六朝人所傳益

之者後有讀者其審諸

書握奇經後

盛百二

握奇經云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四爲正四爲奇餘奇爲握奇

此十九字相傳以爲本于風后其法爲六十四陣中十六陣四方各八陣四

隅各四陣居中者握奇也四方東爲龍西爲虎南爲鳥北爲

蛇卽曲禮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也西北爲乾天也

西南爲坤地也東南爲風巽也東北爲雲艮也山出雲也八

宮所以定位李衛公云天地風雲本平旗旛龍虎鳥蛇本平

隊伍無他義也四方爲正四隅爲奇或易之或易之三字益

奇正無定形無不可也居中之兵倍四方四方之兵倍四隅

所以居重馭輕此八陣之體也又法地軸十二陣居中天衡

十六陣重列居兩端天前後輶八陣前四居右後四居左地

前後幢十二陣前六陣居地軸前後六陣居地軸後風雲各
四陣居四隅天地之前幢爲虎翼風從虎爲蛇蟠後幢爲飛
龍雲從龍爲鳥翔地軸取其鎮靜天衡取其運動幢者以陷
敵決勝風從天雲從地取其不測蛇取其圍繞鳥取其突擊
此八陣之用再分之則天地風雲爲體龍虎鳥蛇爲用天風
虎蛇爲陽陣三十二地雲龍鳥爲陰陣三十二又有游軍二
十四陣如偃月形者居於後焉不在八陣之內與前所稱之
八陣名同而取義則別此武侯所傳然漢常以立秋日肄孫
吳六十四陣是古有之非武侯創爲矣至有所爲變八陣緯
八陣又後人增衍之者也其大要則所謂致人而不致于人
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欲簡不欲煩欲易不欲難不虛
內以役外不重本以輕末居者常半更番休息四頭八尾觸

處爲首隊間容隊陣間容陣人間容人而遊軍尤爲至重故
皆矯健不羈之士所以立爲非常之功御之亦宜以非常之
恩皆昔人之精言要道也徵之於傳邲之戰士季帥七覆于
敖前故上軍不敗不虛內之意也繻葛之戰先偏衡也後伍
輶也城濮之戰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烏陣之類也狐
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蛇之類也欒枝曳柴而僞遁原軫
卻縠以公族橫擊之風雲之類也要之奇正而已奇正相生
循環無端孫子九地篇云善用兵者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
蛇也擊首則尾至擊尾則首至擊中而首尾皆至桓溫觀武
侯夔州八陣曰此常山蛇勢也一言而盡其妙矣或者以常
山爲直陣握奇爲方陣譏溫爲妄談真不知而妄譏者歟宋
王德用帥真定帝遣使問邊事對曰當時賜諸將陣圖人皆

守死法緩急不相應以至於敗願不以賜人是則然矣然此乃用圖之罪而非圖之罪也神明變化原不滯於規矩而由規矩以生猶之有一定之八風而後無定之風可得而驗周髀之言句股也曰句三股四弦五有人執此法以勾必三股必四弦必五施之算術一步不能行而因咎周髀之誤豈不冤哉杜氏通典言兵詳矣初不及握奇且曰龍虎鳥蛇徒有其說只恐難教然八陣之法部分奇正而已杜氏乃證之以實事是善體握奇者杜氏也其曰難教蓋爲後人之變八陣及緯八陣支離煩碎與簡易之旨相反者言之耳李靖之六花十二陣杜氏詳載之非出於八陣而何若夫八門九公三奇此聖人所以神道設教漢藝文志兵法四種本有陰陽家假鬼神以爲用者然而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不明

握奇人事已失矣何暇及他世人專以八門九宮三奇言握奇此其愈神而愈晦也夫

書瑱綴錄後

沈德潛

瑱綴錄者明大學士尹直所編也中祗繆迭出而載吳康齋與弼事尤爲誣妄康齋三薦不起至天順元年詔以伊傅禮敦遣勉出應召又緣石亨所薦恐累晚節託辭老疾終不受官三代以下前有嚴陵後有康齋真能以道自重者而直謂其跋石亨族譜稱門下士又與弟爭產致弟投牒於府詞多曖昧又爲編脩張元禎上書有上告素王正名討罪豈容先生久竊虛名云云一時好事者吠影吠聲互相傳述致身後議從祀時亦緣此爲累小人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果如是哉及考得罪尹直之故康齋入都時大學士李賢以賓師禮

待之時直爲編修來見令坐於側直大愠又知府張瓚謁見
不得放歸後瓚募人代其弟授牒爭訟直一一筆之於書且
更甚其辭而康齋與弟友愛彌篤也試思康齋之以道自重
與直之黨萬安彭華媚李孜省以躋高位者孰賢孰愚何足
深論特恐後之學者撫拾異聞多執此書以誹議前哲愚於
此不能不致辨焉有以見青蠅點璧之可畏而讀書者勿舍
史傳而求稗官也嗚呼獨瓚綴錄乎哉

書理寒石手批世說新語後

張庚

向讀漁陽山人蘇門三賢詩其二爲理寒石序云本李姓也
名瓚和西華人耻與逆闖同姓改曰理孫徵君稱爲魯連後
一人而詩有云奉母蓬翟中又云歸潔恐辱身則其孤露自
守可知末云臬獍交蹄跡神州曰沈淪靈氛久上天呼號竟

無因感激變姓名下士良苦辛則誦其歷寇變憤國難而甘
節義也二復之下未嘗不想見其爲人思搜考其生平而每恨
無由頃于湯子莘田案頭見先生手批世說新語肅然以起
爲改容莊讀之自序文以及小註謦批悉有評點詞語峭奧
尙論平允於孝友節義則慷慨淋漓以致感焉蓋性所近也
丹黃凡四中有自記云余四批不少抹者欲使後知吾少壯
老病有異而此意不變也書法楷類鍾太傅行草亦有晉風
嗚呼先生性情學問歷歷目前而瀟灑高逸之風亦不啻親
挹再詠漁洋之詩先生之槩可得矣嗚呼天下治禮義廉恥
行於上天下亂禮義廉恥行於下管子所謂國之四維以摯
挂乾坤者也有天下者顧不以禮義廉恥張之上而聽其墮
于草野也哉

書陳忠裕公年譜後

王希伊

希伊夙讀陳忠裕公黃文節公文想見其爲人陳公聲氣光耀黃公爲有德者之言則同也乾隆丙申

二月收斂質實規模不同而其

聖天子崇獎忠貞凡勝朝殉節諸之徇節者皆入祀其鄉之忠義祠二十六人之中益以彰顯焯著於學博遵例祀孫敏甫公父子並陳烈愍公同死深州之難者也繼以述菴王公所校定者付諸梓人以首刻旣成邑人士請系以言俾譜

者悉公生平益知我皇上扶植綱常垂教萬世之至意又校定出于當代名公鉅

卿之手可以垂世行遠而無疑竊念讀黃公文集每以未得公集爲歉今乃來公之鄉祀公於祠拜公之像與墓與賢士大夫遊考公之遺文軼事抑何幸歟嘉定相距百里異日倘一至其處謁黃公祠庶並償所願焉孫烈愍公著作僅見深州守城一詩蓋絕筆也墓在鄧尉山爲牽連記之

題水西書屋藏書目錄後

沈起元

凡百嗜好皆累心惟書足以明心養心而嗜者絕少非惟聲色財利官爵珍玩奪之而舉業之奪彌甚昔人以書治舉業今人治舉業而廢書余每爲之太息余來主灤源書院講席得周生永年其文矯然其氣凝然百無嗜好獨嗜書厯下書不易得生故貧見其脫衣典質務必得得則卒業乃已今所藏經史子集二氏百家之書已數千卷皆能言其義者窺其

志將盡致古今載籍以掇其精而瘳其蔽而不僅以多藏爲富是豈惟齊魯之傑吾吳號多文學之士余猶將張生以厲之雖然生不嗜書則已生旣酷嗜余則有進生亦知書之不必富乎亦知書之足爲心累乎夫書者載道之器而道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之道卽吾身心之道也非書無以識道故書貴也道一而已六經四子可數言蔽之至戰國游士詭奇誣誕之說競作以遏塞聖道於是造物者惡之假手秦政之火不幸六經亦誤罹其毒然漢興六經旋出如日月之不可晦蝕而諸叛道之書銷沉于灰燼者固已不知其幾未嘗非一火之爲烈也自漢迄今乃又有訓詁之學詞章之學釋老之學術數之學小說之學書益漫汗無紀極才智之士馳騁游獵其中以炫俗釣聲爲斯道害彌甚程子玩物喪志

之語誠篤論也世有好奢者每食羅珍錯窮水陸和百味卒
乃舉數巵醕數卮適醉飽而止好遊者足跡遍天下歷五嶽
浮江河搜台蕩之奇探洞府之奧倦而歸敝廬數椽以待風
雨足矣故凡騁耳目之觀者皆於我無與不惟無與皆是蕩
精魄而縻歲月識者惜之昔昌黎之學細大不捐然自言學
之二十餘年始辨古書之正僞白黑分矣務去之乃有得焉
蓋昌黎承漢魏六朝後尋源潢潦問塗榛莽故別白之難如
此今幸生宋諸大儒後古書之正僞犁然顧猶取昌黎之所
去以爲博乎人生百年耳天下之藝能不必兼也古今作者
辭章之優劣不足深辨也唯道之求以事吾身心之不暇何
書之富爲生聞言憮然瞿然翻然曰謹受夫子教遂抑首治
經書滿屋不爲泛涉生今年二十有五少於昌黎上宰相書

時二年極其所嗜而不諛所趨余老矣詎見其成之所底因書所與言者留其藏書之室以堅其志

記昌黎集後

陳祖范

予讀韓文公順宗實錄及永貞行歎劉柳輩八司馬之寬意公之罪狀王韋實有私心而其罪固不至此也夫順宗在位纔五月耳實錄所紀如罷宮市止月進停鹽鐵使禁五坊小兒出後宮女教坊妓黜李實罷陰陽醫卜待詔翰林者追還陸贄陽城鄭餘慶皆平明之治也至於謀奪宦官兵柄尤爲救時第一要策若其計成則劉贄不必叫天而對策文宗不憾受制于家奴內豎不擅廢立之權而唐祚可更延也不幸宦官覺悟計不得行未幾而太子監國伾文旋竄逐死矣斯舉宜爲有識所痛惜乃永貞行云北軍百萬虎與貔天子自

將非他師一朝奪印付私黨懍懍朝士何能爲以宦官典兵
爲天子自將領以朝臣爲付私黨是得爲公論深識者與退
之於貞元十九年上疏貶陽山令時伾文已用事其徒掾江
陵也在順宗卽位之二月公寄三學士詩云適會除御史誠
當得言秋拜疏移閣門司空歎綢繆謂言卽施設乃反遷炎
州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或慮語言洩傳之落冤仇二子
不宜爾將疑斷還不所謂冤仇者伾文執誼也憶昨行云伾
文未揃崖州熾雖得赦宥常嫌疑近者三姦悉破碎羽翼無
底幽黃能眼中了了見鄉國知有歸日眉方開退之于伾文
執誼有宿憾于同官劉柳有疑猜進退禍福彼此有不兩行
之勢而伾文輩又速敗于是奮其筆舌詆斥無忌雖其事之
美者反以爲惡而劉柳諸人朋邪比周之名成矣史家以成